

外篇駢拇第三

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藏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藏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藏者非仁義之謂也藏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為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

郭註屬性於仁侖仁者耳率性通味乃善也不付之我而屬於彼雖通如彼我已喪矣各任其耳目之用而不係於離曠乃聰

明也故善於自得者忘仁而仁謂仁義為善捐身以徇之比於性命還自不仁身且不仁其如人何任其性命乃能及人而不累於已同於自得可謂善也夫絕離棄曠自任聞見則萬方之聰明莫不皆全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舍己效人者也效之若人已已亡矣雖所失之異塗其失一也故愧道德而不為謝冥復之無迹絕操行忘名利從容放累遺我忘彼若斯而已矣

呂註性者物之所屬非屬於物者也而曾史屬於仁俞兒屬於味師曠離朱屬於聲色非吾所謂藏也藏於其德乃藏之體非謂仁義能藏之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謂仁義則以有謂其所藏者特未定也任性命之情則無謂而不可名真所謂藏也聰明者亦然不聞彼而自聞不見彼而自見是謂見見聞聞者也苟其見聞在彼而不在我是得人之得適人之適而未能自得其性命而適之則盜跖伯夷豈有間哉以

其皆非道德之正也上不為道德下不為淫僻則兩忘矣夫伯夷聖人也安有不自得適而可為聖人哉蓋其制行方且欲廉頑立懦則其迹不免於有為莊子方言性命之情以兩忘名利以夷跖同為淫僻及其論高節戾行足以矯世則夷齊之節與許由善卷孔子顏闔同列於讓玉矣疑獨註屬者性有所係著非大同於物而無私者也故曾史俞兒師曠離朱之於仁味聲色皆不免乎徇非吾所謂藏也藏於德者任其性命之情性命之情即正性正味正色正聲萬物之所自有者而數子強為之非自得自適也唯能性性而後不屬性於物而味味聲聲色色者見矣舍其聰則反聽舍其明則內視及聽則聞道內視則見道道德而性得矣不自見而見彼者喪已而逐物不自得而得彼者離性以求道雖夷跖之不同其淫僻一也則知仁義所以喪道淫僻所以亂德皆莊子所不為也

詳道註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蓋人之耳目本自希夷聲色在前真從妄廢口之於味亦復如是老子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又況多駢旁枝以屬其性者邪碧虛註曾史俞兒師曠離朱皆偏於一能役性若物失其天真豈得謂之善哉藏於德者以自得為善任其性命之情自聞自見而已若得人之得適人之適皆喪已於物者也故上不敢為仁義下不敢為淫僻此養正性正命者也

庸齋云任其性命之情即是順自然自聞自見之論是其獨到不可及處一大藏教不過此意自得自適即是自見自悟大抵欲分別本心與外物不得其本心而馳騁於外者皆為淫僻也上不敢為仁義之操下不敢為淫僻之行為善無近名為惡無

近刑也道德即自然近名近刑則非自然矣觀莊子此語何嘗不正心修身其譏評堯舜天子曾史伯夷皆非實論特鼓舞其筆端耳

性若太虛窮之無有而無乎不在也一有所屬則涉乎偏徇而非道德之正雖曾史離曠特受異氣工於所長以道觀之猶不免為偏僻况以所短勝所長不至學耶耶之步者鮮矣故皆不足以為善所善在任其性命之情出乎道德之正無強跛偏徇之失耳目口之於聲色味也未嘗強通亦不强關任其自然而無容私焉此天下之至正也何物足以撓之人之聰明而至於自聞自見則有異乎世俗之聰明所善在乎自得自適則有異乎世俗所謂善仁義去而真性全藏於其德而已德主乎中道將來舍外物何自而入哉若其不自得適一徇乎人則是同為淫僻耳賢不肖也美擇南華自謂上下不敢為而安於性命之

自得斯為道德之正也雖本經內篇命題本於漆園各有深意外雜篇則為邪象所刑修但摘篇首字名之而大義亦存焉內篇既詳述道德性命之理故於外篇首論德性所不當有若猶駢枝贅疣之於形也竊謂當篇本意原於道德經之餘食贅行以明自見自矜者之迷於道而南華敷演滂流浩瀚若此蓋弘道闡教不得不盡其辭而達其意以祛世俗之迷使之復乎自然而合乎道也

夫人之德性粹然如玉在璞其所漸被木潤山輝及為聰明所鑿仁義所分但知求善於物在己之真淳喪矣故舉曾史離曠揚墨得性之偏沿習之僻是為多駢旁枝之道而天下猶奔慕之舉失其性命之情離其道德之正所以亂天下也唯能忘其異而一之如危鵲之無容斷續而各不失其自然斯為近道矣然天下皆惑吾將奈何遂設臧穀亡羊以喻伯夷盜跖各以所徇為君子小人

之分而其殘生傷性一也信能去迹絕
高性無所屬反本冥極遊乎物初則駢
枝贅疣與形俱忘君子小人均於自得
故終以順性命之情為至而本然之聰
明不廢也不聞彼而自聞不見彼而自
見與顏子所謂仁者自愛知者自知義
同所以自得自適而無企羨之心則夷
距之賢否將有辨之者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五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六

武林道士楷伯秀學

馬蹄第一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飲水
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
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
之維之連之以羈縶之以阜棧馬之死者
十二三矣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
有撫飾之患後有鞭策之威而馬之死者已
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
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鈞直者應繩夫
埴木之性豈欲中規鉤繩哉然且世世稱
之曰伯樂善治馬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
下者之過也

郭註駕驥各適性而足非辭鞍而居乘但
無羨於榮華有意治之則不治也治之為
善斯不善已夫善御者將以盡其能也盡
能在於自任而乃走作驟步求其過能之
用故有不堪而多死焉若任駕驥之力適
遲疾之分雖足迹接乎八荒之表而眾馬

之性全矣或者聞任馬之性乃謂放而不
乘聞無為之風遂云行不如卧何其狂而
不返哉世以任自然而不加巧者為不善
治能以規矩矯拂其性使死而後已乃謂
之善治不亦過乎

呂註馬之配草飲水而無義義臺路寢則
民耕織自給無羨於高明之譽也伯樂以
燒剔刻雜治馬而死者十二三則強為仁
義而天下始疑之譬也飢渴馳驟而馬之
死者過半則屈折禮樂而天下始分之譬
也天下有常然因其性而為之今陶匠之
埴為方圓曲直皆失其常然者也為天下
而失其常然是乃不知在宥之道而治之
之過也

疑獨註馬之真性適遠於原野之間而不
羨義臺路寢及至伯樂燒剔刻雜而馬之
死者十二三飢渴馳驟而馬死已過半此
皆高人為之偽以閱其真性故也陶匠之
治木埴而中規鉤繩豈木埴所欲哉聖
人以仁義禮樂治天下亦猶是也而世皆